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三目錄

劉安

精神訓

諫伐閩越書

鄒陽

上吳王書

獄中上書自明

枚乘

上書諫吳王

上書重諫吳王



董仲舒

賢良策一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司馬相如

上書諫獵

喻巴蜀檄

難蜀父老文

封禪文

司馬談

六家指要論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二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二

晉唐程氏

新安少川湛建論校拜

精神訓

劉安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  
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  
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  
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  
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斲素題不斫珍怪  
竒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  
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

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蝮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

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紕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

與之儷而况斤鷄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  
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  
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  
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  
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  
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  
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  
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  
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  
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  
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  
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  
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  
氏不受吳國而頌間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  
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  
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  
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

諄伐閩越書

劉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  
 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  
 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  
 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  
 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斂髮文身之民也不  
 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  
 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  
 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

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霜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疆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且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縣  
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  
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  
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  
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  
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  
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  
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

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  
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  
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  
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  
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  
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  
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  
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  
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

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又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

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數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屨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

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上書吳王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關城不休救民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王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邗鄆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

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  
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  
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  
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  
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  
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累百不  
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袷服叢臺之下

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沉患淮南連山東  
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  
畫而巳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胡  
求派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宋虛東襄儀父之  
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  
濟世囚第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  
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  
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  
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

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叔敞人之倦東馳函  
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  
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  
察之

於獄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卅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  
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  
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  
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  
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  
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  
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  
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  
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  
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  
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授以夜光之璧  
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  
故女無羨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昔者司馬喜臞脚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摺脇折  
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  
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  
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  
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

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遂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辯哉公聽并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示魯之

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良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腸見情素



藜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變於士則桀之  
犬可使吠堯而跽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困萬乘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沉七族要離燔  
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竒而爲萬乘  
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  
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結怨而不見德  
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對功而不忘今天下  
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  
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  
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  
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詞牽於帷

漢晉書卷之三十四  
十四  
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吳王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

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

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禍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綆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

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乘

管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苻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  
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  
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苻此其與秦地相什  
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  
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

嘗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  
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  
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  
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  
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  
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  
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  
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  
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  
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飾車騎  
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  
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  
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  
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  
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

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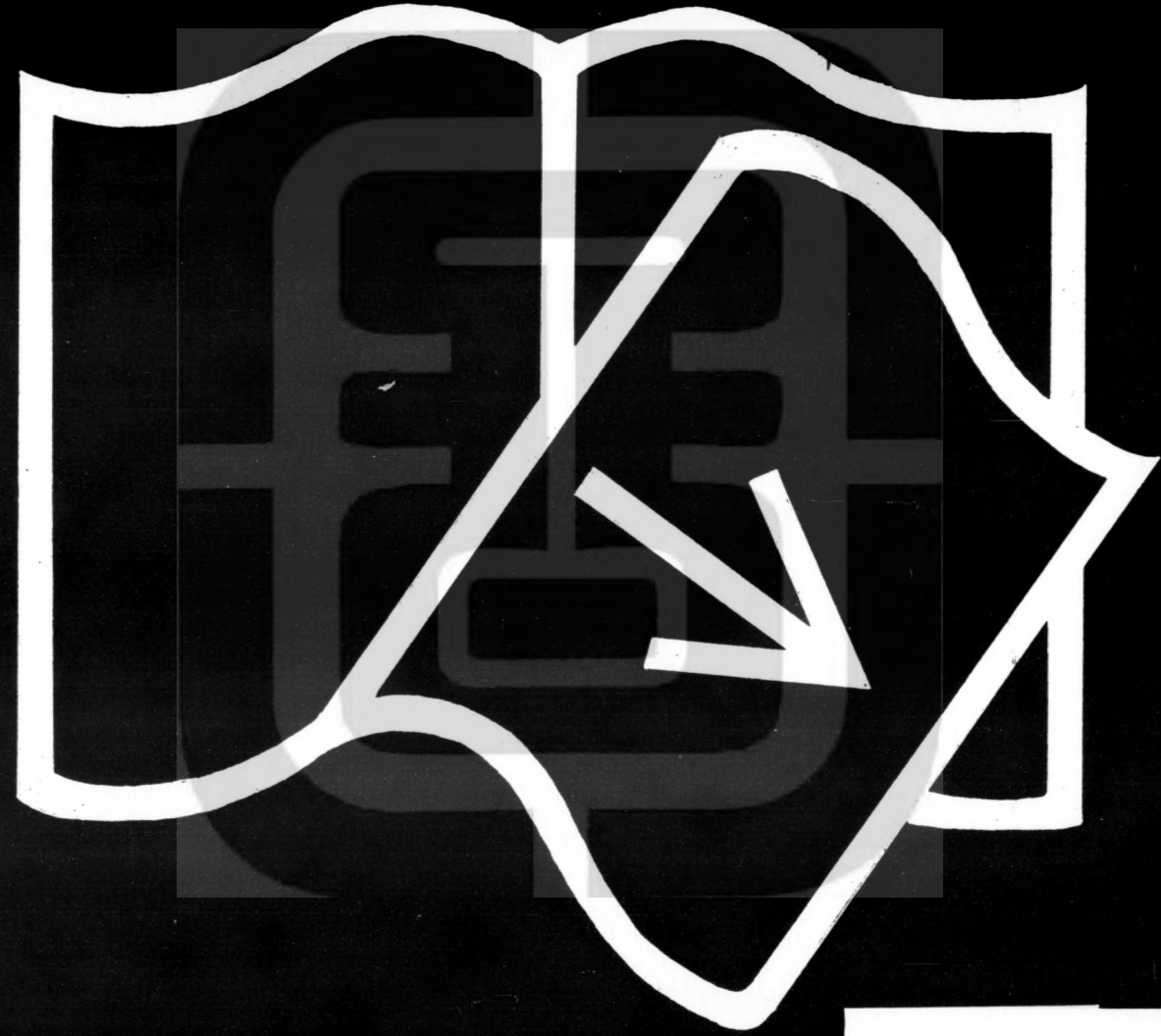
賢良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  
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  
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  
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  
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勉  
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

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

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



原件短缺

P21



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  
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  
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  
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  
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  
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  
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  
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  
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

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  
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  
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  
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  
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  
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五穀熟而山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  
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  
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  
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  
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  
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  
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  
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  
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并立刑罰不  
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

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  
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  
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  
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  
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  
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  
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  
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  
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  
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  
扞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  
彫也糞上之牆不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  
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  
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  
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  
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  
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  
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  
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  
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  
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  
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  
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尙咎繇衆  
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  
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  
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  
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  
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  
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

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

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

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之隆圉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  
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  
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  
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  
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慳酷之吏賦歛亡  
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  
并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

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無  
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  
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  
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  
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  
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  
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

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以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

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繫久也故小材雖繫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

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編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



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害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

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着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

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循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以爲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

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虜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并進賢知隱伏惡日

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  
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  
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  
又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  
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  
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  
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  
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虜改正朔易

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  
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孔子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  
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  
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  
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  
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  
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  
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  
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  
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  
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  
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  
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

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  
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  
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  
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  
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  
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  
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  
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  
能足而况人虐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  
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

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

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

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兇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

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

弊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  
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  
曰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  
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  
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  
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  
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

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  
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  
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  
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  
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  
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  
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



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群生沾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  
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  
定筭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  
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  
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厨恐不能卒業此亦使

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澌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胝無胼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

合之內八方之外侵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  
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  
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  
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  
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况  
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  
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微牂牁鏤靈山梁  
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習爽闇昧得輝乎光明以  
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  
福不亦康乎夫拯人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  
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  
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  
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

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  
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  
喟然并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  
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封禪文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  
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  
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  
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  
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  
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晉明哉股肱良  
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邠  
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

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所教於後  
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麗鴻易豐也憲度  
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禩  
祿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  
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  
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逶湧原泉沕滴曼羨旁  
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  
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邇狹游原遐  
闊沫沫普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閭澤回晉而  
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

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  
招翠黃乘龍於沿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奇物  
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  
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  
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愿乎進讓之道何其爽  
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誨  
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  
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  
梁父設壇塲墜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社  
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契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  
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  
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  
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  
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  
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  
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  
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  
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未光絕炎以展家  
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

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德  
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嘗爲  
稱晉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遠思廻慮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  
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  
厥壤河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  
何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祀布護  
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  
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

草其儀可嘉旻旻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  
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  
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  
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曾有宛宛黃  
龍興德而升采色炫曜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  
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  
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競競翼翼故曰  
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  
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六家指要論

司馬談

易大傳知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  
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  
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  
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  
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  
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

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唱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刮食土簋歠土飴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



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  
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  
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  
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  
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  
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  
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  
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  
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  
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

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  
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  
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  
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  
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行在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  
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

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  
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  
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三

